

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

马克思主义

建党学说在中国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 建党学说在中国

——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078/15

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在中国
——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北京 区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 5.5印张 100千字
1983年3月第1版 1983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50,000册

书号 3230·104 定价 0.55元

(内部发行)

说 明

在纪念伟大导师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之际，全国党校系统从事党建教学研究工作的同志撰写了一批文章，从不同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作了论述。我们选了一部分文章，编成这个集子，供从事党建教学研究的同志参考。选编过程中，我们只作了一些文字加工，部分文章有所删节，文章的思想观点均保持作者原意。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欢迎读者提出批评意见。

参加选编工作的有冯成国（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室）、法扬（中共江苏省委党校）、黎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编辑部）。

全国党校系统纪念马克思逝世
一百周年论文选编组党的建设组

一九八三年二月十八日

目 录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学说的 形成	王启文 (1)
马克思奠定了无产阶级政党学说的理论 基础	牛甲英 齐连池 (25)
纪念马克思 学习马克思建党思想	慕悦发 王 仪 张景太 (47)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建党思想 保持党的 先进性	陈洪儒 刘洪奎 (69)
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集中制思想及其 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	陈 璋 何云清 (90)
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 全面认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问题	李思温 (108)
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思想建设的理论 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	张 中 彭宝亭 (126)
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正确揭示了无产 阶级政党发展的规律性	法 扬 (139)
坚持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 加强执政党的建设	张华明 (155)

马克思 恩格斯

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学说的形成

王 启 文

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建立、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作出了毕生的努力。他们在长达半个世纪的革命实践中，创立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这一学说的初步形成，在1844年至1848年。其中又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1844年初至1846年初，是建党思想的萌芽时期，其特点是：创立和宣传革命理论。在这一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完成了世界观的转变，创立了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理论，并形成了把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重要思想。第二个时期从1846年初至1848年初，是党的学说初步形成时期，其特点是把革命的宣传活动和组织活动结合起来。在这一时期，马克思、恩格斯组织建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领导改组了正义者同盟，起草并发表了第一个党纲——《共产党宣言》。

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发展 最初的工人政党

无产阶级即资本主义社会的雇佣工人阶级，是产业革命的最重要的产物。

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天然的掘墓人，它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和它的产生同时开始的。但是，无产阶级有组织的斗争则始于19世纪20年代。

1824年，英国托利党人控制的议会通过一项议案，废除了1800年颁布的禁止结社的法令。这项议案帮了英国工人阶级的忙。诚然，在这以前，甚至早在1800年以前，工人中就已经出现了某些团体或秘密工会，但全部活动的秘密性阻碍了这些团体的发展，使它们未能做出显著成绩来。当工人们得到自由结社的权利时，工会，这个工人反抗资产者的同盟，很快就布满了英国各工业生产部门。这时，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新形式出现了——以工会作为集体力量，以规定工资并在适当时候提高工资为主要目标，以罢工为主要手段的经济斗争日益经常化和普遍化。在法国，工人斗争也从捣毁机器进入了经济罢工的新阶段。但是，经济罢工的历史充满着工人的一连串的失败，只是间或才有几次个别的胜利，而这种胜利也只是暂时的。这是因为经济罢工并不能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不能改变劳动力市场

供求关系直接影响工资水平这一经济规律。然而，经济罢工仍然具有重大的意义：它宣告工人阶级绝不甘于做资产阶级的顺从奴隶，不断激起工人的反抗斗志；它是工人的军事学校，训练他们准备投入不可避免的伟大斗争中去；更重要的是，它增进了工人阶级的团结，使他们认识到资产阶级的统治正是建立在工人彼此间的竞争上，进一步促进了工人组织的发展。

19世纪30年代以前，由于客观历史进程和工人阶级自身的不成熟，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仅限于经济领域。在政治斗争的战场上，工人阶级还聚集在资产阶级的大旗下，构成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极左翼。无产者不是同自己的敌人作斗争，而是同敌人的敌人即封建地主阶级作斗争。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还暂时掩盖着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资产阶级在先后进行的同封建贵族、同阻碍工业进步的金融寡头的斗争中，以及同外国资本的斗争中，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不得不向无产阶级呼吁，向无产阶级作出各种许诺，以换取无产阶级的援助，并且也还能够把无产阶级发动起来。在反抗共同的压迫者，争取共同利益的斗争中，资产阶级发展了，无产阶级也同样发展了。资产阶级不得不造就无产阶级：它把无产阶级联合在一起，并在政治运动中把自己的政治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因素，即反对自身的武器给予了无产阶级，使无产阶级在斗争中逐渐认识了自己的作用和力量。资产阶级只有在这样的矛盾中才能存在和发

展。同样，无产阶级中的先进分子也逐渐意识到：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必将比君主专制对他们作出更大的让步；要消灭资产阶级的财产关系必须首先消灭封建的财产关系；他们自己同资产阶级的决战只有在资产阶级胜利之日才能开始，资产阶级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提。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只能是这样。

西欧无产阶级帮助资产阶级夺得的最后一次最重大的政治上的胜利，在法国，是1830年7月推翻了复辟的波旁王朝；在英国，是1832年通过了国会改革法案。共同的敌人即封建地主阶级的决定性失败，切断了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的最后的纽带。1830年前后，西欧资产阶级最终确立了它的统治地位，无产阶级也已成熟到能够作为独立政治力量雄踞于历史舞台，开始了争取自身解放的伟大斗争。1831年和1834年法国的里昂工人起义，1837年开始的英国的宪章运动，1844年德国的西里西亚织工起义，标志着无产阶级独立政治运动的兴起。

新的斗争需要新的组织形式。在当时较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开始出现了最早的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政党。在法国，有布朗基领导的四季社；在英国，有宪章派；在德国侨民中，有正义者同盟；在北美，有民族改良派。工人政党的出现，表明各国先进的无产者为使工人运动摆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影响、走上独立发展轨道的努力。然而，这一努力并没有得到很

大的成功。

在政治上，最初的工人政党显然是不同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它们代表着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其目标在于争取无产阶级自己的解放。正象马克思所指出的“工人们在英国以宪章派为名、在北美以民族改良派为名分别形成政党，其战斗口号根本不是以共和制代替君主制，而是以工人阶级的统治代替资产阶级的统治。”^①

在组织上，最初的各工人政党的情况不尽相同。宪章派虽然具有广泛的群众性，但组织很松散，各地宪章运动的团体几乎没有组织上的联系。1840年成立的全国性的“宪章派同盟”，只包括了一部分地方组织。布朗基及其信徒领导的秘密社团，组织严密，却带有浓厚的宗派主义和密谋的色彩。正义者同盟由于长期以巴黎为活动中心以及与四季社的密切关系，在组织上也就继承了法国工人组织的特点。这种组织状况，是由它们的指导思想的情况决定的。

在思想上，支配各国工人政党的，仍然是形形色色的激进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各种空想社会主义的学说。宪章派的大多数领袖激烈地反对欧文主义的信徒，但他们的思想极为混乱和涣散，对工人运动的最终目的十分模糊。法国工人组织中流行着巴贝夫——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6页。

布朗基的共产主义思想，蒲鲁东主义对工人运动也有很大影响。正义者同盟在各地的组织除受所在国工人运动中流行的思潮影响外，还先后信奉过魏特林的空想共产主义和“真正的社会主义”。

由此可见，19世纪30—40年代，世界上最早的一批工人政党虽然已经在政治上、组织上独立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但是在思想上还没有完全独立，还没有用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知识武装起来。在工人中尽管出现了布朗基、魏特林的共产主义一类的独立理论，但这种理论仍然没有从根本上突破以前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圈子。列宁指出，这一时期是“社会主义思想产生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萌芽的时期。无数的社会主义学说和流派进行了长时期的极为顽强的斗争。……这个时期的工人阶级也只是在摸索自己的道路。”^①只有在科学的革命理论指导下，工人运动才能由自发斗争转为自觉的共产主义运动，工人政党才能彻底摆脱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羁绊，成为无产阶级的真正独立的革命政党。

在最初的工人政党中不能产生科学的革命理论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当时除英国外，其他欧洲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尚未充分发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尚未彻底完成，无产者的大多数还处在由手工业工人向产

^① 《列宁全集》，第19卷，第290页。

业工人的转变之中，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无论从规模上、深度上来说，还只是初步的。另一方面，如同列宁指出的：“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① 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只是在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吸收了人类一切科学文化的优秀遗产，全面地总结了英、法、德等国无产阶级斗争的经验之后才得以产生。因此，这一时期又是“唯一经受了历史考验的社会主义学说——马克思主义准备和诞生的时期。”^②

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理论的创立。

马克思、恩格斯建党思想的萌芽

19世纪40年代，无产阶级在理论上最迫切的要求，就是要阐明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为此，就必须首先对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位、作用及其对整个人类社会进程的影响，作出科学的论证。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当时流行的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都充分地暴露出了它们的软弱无力。青年黑格尔派曾是反对普鲁士专制制度的激进的思想战士，但他们极端鄙视无产者群众，认为人民群众没有批判头

① 《列宁选集》，第1卷，第247页。

② 《列宁全集》，第19卷，第290页。

脑，是精神的敌人。杰出的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在社会历史领域却是一个地道的唯心主义者，他不懂得阶级斗争对历史的推动作用，倡导所谓爱的宗教，在阶级压迫的社会制度下鼓吹人们之间要相亲相爱、互相忍让、互相妥协、互不障碍，以达到共同的幸福。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斯密和李嘉图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作出了有价值的说明，鲜明地揭示了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阶级对立及其经济根源，但他们不了解资本主义制度的特殊性，把这种对立看作是“社会的自然规律”。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无情地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描绘了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美妙图景。然而他们找不到改造社会的物质力量，因而也就找不到改造社会的正确途径。他们只看到无产阶级的苦难，却看不到无产阶级具有的巨大革命力量和历史主动性。布朗基和魏特林的工人共产主义虽然已经认识到无产阶级的解放不能依赖于有产阶级的同情，但他们不是诉诸整个无产阶级的发动，而是寄希望于少数工人革命家甚至流氓无产者。凡此种种，都没有科学地说明无产阶级及其解放运动，因而都不能成为指导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进行斗争的理论武器。

唯有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无产阶级、它的目的和任务是什么的问题。青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实现由唯心论者、革命民主主义者向辩证唯物论者、共产主义者的转变过程中，通过哲学、经济学理论的艰

苦探索，形成了辩证的、唯物的历史观；与此同时，他们还研究了阶级斗争史和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用新的世界观加以批判分析；他们还深入社会，积极投身于实际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广泛接触工人群众，观察了解无产阶级，从而，创立了关于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理论。从这一理论出发，他们合乎逻辑地确立了把科学共产主义原理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重要思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出生在普鲁士莱茵省，他们的童年和少年时期也都是在这个地方度过的。当时的莱茵省在整个普鲁士，甚至整个德意志来说，都是最先进的省份。由于法国大革命的影响，特别是由于拿破仑的统治，莱茵省的封建制度业已瓦解，实行了资产阶级的若干政治、法律制度。城市和乡村都享有较广泛的各种自由权利。因此，当德意志的其他地区还陷在封建泥沼里的时候，这个地方的工业已接近于欧洲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繁荣的工商业为富人积累了大量财富，也促使大批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社会日益明显地分化为两个对立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的罪恶也日益显现出来。

马克思、恩格斯生长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很早就接触到了处于社会最下层的无产者的生活，引起了他们强烈的同情心。

马克思、恩格斯真正科学地观察和研究无产阶级及其运动，始于19世纪40年代。这一时期，英国的产业

革命已基本完成；法国、德国的产业革命正在进行。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迅速发展，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日趋尖锐，国际工人运动也进入了新的阶段——有组织的独立的反对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斗争蓬勃兴起。这些，引起了青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极大关注。他们以极大的兴趣研究这一新兴阶级的现状，注视着它的发展，思考着它的未来。

1842—1843年，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在同普鲁士反动国家制度的斗争中遇到了要对物质利益问题发表意见的难题，促使他从哲学、法律的领域深入到社会经济领域，从而看到了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深刻差别，并引起他进一步研究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位、要求和作用。在实际的政治斗争中，马克思的视野并不局限于德国，而是转向当时资本主义最发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已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的英国和法国。1842年10月，马克思在《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一文中指出：“现在一无所有的等级要求占有中等阶级的一部分财产，这是事实，……是曼彻斯特、巴黎和里昂大街上引人注目的事实。”^①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期间，不仅在言论中支持德国资产阶级为反对封建主义而提出的经济、政治要求，而且反映了无产阶级及其他劳动人民的要求，这表明马克思已成为彻底的革命民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31页。

主义者，这是他迈向共产主义者的第一步。

1843年3月，马克思被迫退出《莱茵报》编辑部。同年10月，马克思移居巴黎。这时的法国，产业革命迅速开展，与此相联系，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已经公开暴露出来；同时，这里也是欧洲大陆民主运动和民主派的荟萃之所。在流寓巴黎期间，马克思同在那里的德国工人及其秘密革命团体“正义者同盟”巴黎区部的领导人建立了直接的联系，此外还结识了很多法国工人以及大多数法国工人秘密组织的领袖。这样，使他有条件更深入地研究无产阶级的问题。他经常参加工人们的集会，工人们也常到他家里来。马克思利用一切机会向工人们阐释自己对社会主义的见解，同时向工人学习，了解他们的生活、斗争和思想感情。通过广泛接触，使马克思获得了丰富的感性材料，认识到工人阶级的宝贵品质和他们中蕴藏的巨大革命力量，逐步形成和明确了关于无产阶级所负历史使命的思想。这一时期，马克思进一步深入研读了资产阶级启蒙学者和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研究了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以及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的著作，并依据自己在《莱茵报》工作期间所获得的政治斗争经验和在德、法工人中受到的有益的启示，开始清算对自己影响很深的黑格尔法哲学，完成了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由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在1843年底至1844年初写成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指出：决定人类历史发展的

是“物质的生活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阶级斗争。马克思把“彻底的革命、全人类的解放”的实际可能性寄托于新兴的无产阶级，因为“它是一个若不从其它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并同时解放其它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领域”。^①无产阶级本身的存在，就是宣告“**现存世界制度的解体**”。无产阶级的要求是“**否定私有财产**”，以无产阶级的原则改造社会。^②在这篇重要文章中，马克思不仅第一次指出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而且提出了把科学的革命理论同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相结合的伟大历史任务。马克思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③“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④给战斗的无产阶级以批判的武器，给革命理论以阶级斗争的现实基础，这个重要观点是马克思建党思想的萌芽。

1844年6月，德国西里西亚织工举行了大规模的武装起义。身居异乡的马克思在《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中，热情讴歌了德国无产阶级的这一空前壮举。他敏锐地指出：“起义所直接反对的不是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4页。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4—1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页。